

蕭該事蹟及其『文選音』小考

陳 翀

一

據現存史料可知，隋唐之季首開講學『文選』之風氣者，並非被後人奉為選學始祖的曹憲，而是由江南入仕北朝的蕭該。因此，屈守元先生曾將蕭該『文選音』稱為『是研究『文選』的第一部著作』，稱贊其對於開啟隋唐文選學之繁榮留有不可磨滅的功績〔1〕。

按，隋初由南入北最以學術聞名者當數以下之三人，何妥，包愷與蕭該。三人之中，又以蕭該直承蕭梁血脈，家世最為顯赫。對於此，『隋書』有蕭該本傳，文云〔2〕：

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

名垂青史。因此參與者才會各持己見，互不退讓。二是蕭該如是因校刊石經而獲罪的話，由此則又可推出其在隋任國子監博士一職，前後最多也不過只有七八年的時間。

從『隋書』蕭該本傳的文意來看，蕭該當是在罷官之後才於長安開館授徒，講學著書。爾後才有『漢書音義』『文選音』傳世。『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八『學校部二·教授』條又記其於長安收徒數千，名震京華，其文云〔4〕：

蕭該篤學，尤精『漢書』。包愷兄愉明五經，愷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為起墳立碣焉。

總合上述史料可以推測出，由開皇六年校訂洛陽石經而引起的爭論，並非蕭何兩人之間的私人矛盾，或乃隋朝本土出身的國子監博士與由南入北及從民間徵用的博士之間的派系抗爭。由於蕭該、劉焯等非國子監出身的博士學術更精，經常得理不饒人，羞辱本朝博士。蕭該本傳中「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一語當就是指此。而本朝博士懷恨在心，有意不讓經史校定工作順利進行，並且造謠生事，「飛章」毀謗，最終導致了蕭該、劉焯兩人的罷免。

二
其實，除了『漢書』與『文選』音義之外，蕭該還曾參

『集注文選』成書前史研究——

由上述引文可知，蕭該入隋之初，曾一度受到過隋文帝的重用。只是不久之後奉詔與何妥正定經史，因校勘工作沒能如期完成，而被隋文帝罷出了國子監。

考隋文帝校刊經史一事，當是肇始於開皇六年（六一〇）洛陽石經被運至長安國子監之時。『隋書』劉焯本傳對此亦略有記載，其文如下〔3〕：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中略）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瓌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為民。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述。

根據這則記事，一是可推知當時洛陽石經已經爛漫不清，急需校定出經文，以供國人所用。五經文字事關國家偉業，

與過陸法言『切韻』的編撰活動。敦煌唐寫本王仁昫『刊繆補缺切韻』序文云〔5〕：

昔開皇初，有劉儀同臻、顏外史之推、盧武陽思道、李常侍若、蕭國子該、辛諮議德源、薛吏部道衡、魏著作彥淵等八人，同詣法言宿，夜永酒闌，論及音韻，古今聲調，即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涉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共為不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等，各有乖互。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摺選精切，除削疏緩，顏外史、蕭國子多所決定。魏著作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何為不隨口記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法言即燭下握筆，略記綱紀。後博問辯，殆得精華。於是更涉余學，兼從博宦，十數年間，不遑修集。今返初服，遂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為『切韻』五卷。剖析毫釐，分別黍累，非是小子專輒，乃述群賢遺意，於時歲次辛酉大隋仁壽元年也。

從這則材料可知，蕭該入隋之初曾與北朝文學重鎮顏之推並肩齊坐，成為撰寫『切韻』之前期討論時期的主要決定者之一。由此可見，其於學術上的造詣確實有高人一籌之

處，在隋初學者心中地位亦很高。不過，要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四聲音律雖起源於南朝，但從上引序文來看，「切韻」一書並非純為南方音韻。「顏外史、蕭國子多所決定」一語，即是暗道出北方文人顏子推在校定音韻時仍佔據了主導位置。蕭該所定，當是一些難讀的南方字音。這部「切韻」，最終還是由魏郡出身的陸法言來完成的。

另外，綜合上述材料，我們還可以對蕭該被罷以及其學術不傳後世的原因做一些蠡測。要之，隋文帝將蕭該放出國子監，卻又讓其廣授門徒，興辦私學，其中應該還更有深一層的考慮——蕭該等梁朝文人的入隋，其實是利害兼有的。一方面南方的文化水平確實要高於北方。另一方面，入隋之南方文人所繼承的梁陳香軟學風，與隋文帝所大力推行的「每念斷雕為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之文化政策卻又有着根本抵觸^[6]。或是基於此，隋文帝才會對入北之南朝文人領袖蕭該採取一種兩面政策，一面讓其興辦私學，在野廣收門徒，讓北方士子吸收其由梁朝帶來的先進的文學思想。另一方面將其置於朝廷之外，不讓其佔據隋朝學術主流地位，減少其對隋朝政治的直接干擾，以避免南朝文人所特有的浮靡學風蔓延朝廷。

三

由上引「冊府元龜」的記載可以看出，蕭該死後，雖有「門人為起墳立碣焉」，但其並沒有獲得任何官方所賜與的正式諡號。由此亦可再次確認，蕭該等人由南入北之後，

在隋朝學術界雖享有一定的虛譽，但歸根到底還是被排除在了主流學術思想之外，處於一個邊緣地位。因之，我們不應該就其學術思想對隋唐主流文化的影響作出過大的評價。這也許就是其「文選」「漢書」之學最終為隋唐之北人所冷落的一個重要背景原因吧。

又，蕭該雖被隋人尊為「漢書之宗」，但其「漢書音義」極有可能亦在隋末唐初就已淡出了時人的視野。此書兩宋之時或尚有存世，但已罕見全本了。對於此，宋祁在「宋景文公筆記」卷中「考古」一條中寫道^[7]，

予曾見蕭該「漢書音義」若干篇，時有異議。然本書十二篇，今無其本。顏監集諸家漢書注，獨遺此不收，疑顏當時不見此書云。今略記於後。

顏師古注「漢書」博采衆家，却獨不取蕭該注，其原因或是如宋祁所云當時已「不見此書了」，但更有可能的是有意之棄用。這從之後慧琳「一切經音義」對蕭該音的利用也可得到旁證。慧琳「一切經音義」乃是對此前音韻學的一個大總括，然其對蕭該音的引用亦只有如下「一則」^[8]，

逋迤，上畏韋反，下以伊反。蕭該「漢書音義」云「水曲流貌也。」「古今正字」云「逋迤，邪行也。二竝從是，委，也皆聲也。」

從以上唐人對蕭該著作之利用態度，可以明確地看出，

蕭該的學術思想在入唐以後便已式微，「文選音」當也是如此。蕭該在隋初以「文選」教授學生，門徒多達千人，是知其「文選音」在當時也曾風靡一時。然此書隋以後只見於歷代書目，鮮有後人徵引。由此可以推測，蕭該死後此書並未得到推廣，而是與時俱沒了。如此看來，蕭該對中原學術界之影響，或也不過就是驚鴻一現而已^[9]。

蕭該文選音現僅存於「集注文選」，其音當屬典型的南方音韻系統。富永一登先生曾從中整理出二十三則，現茲抄錄於下，以便下文論述（□為原文缺字處）^[10]。

- (1) 卷八9b (4·15a) 左思「蜀都賦」「汨若湯谷之揚濤」注「汨，蕭音，骨。曹，胡沒反。」
- (2) 卷八29b (4·23a) 左思「蜀都賦」「劇談戲論」注「戲，許義反。諸，蕭等咸以為側，許奇反。」
- (3) 卷九8a (5·2b) 左思「吳都賦」「翫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注「磧，七歷反。蕭，遷積反。」
- (4) 卷九19b (5·5b) 左思「吳都賦」「刷盪猗瀾」注「唰，蕭音，所歷反，曹音，子六反。」
- (5) 卷九28a (5·7a) 左思「吳都賦」「東風扶留」注「夫，蕭，方於反。」
- (6) 卷九33a (5·8b) 左思「吳都賦」「蓋象琴筑并奏」注「并，蕭，步冷反。」
- (7) 卷九34a (5·8b) 左思「吳都賦」「騰超飛超」注「超，王，協韻，丑照反。蕭，吐弔反。」
- (8) 卷九34a (5·8b) 左思「吳都賦」「驚透沸亂」注「透，

- 蕭，詩六反。」
- (9) 卷九58a (5·14b) 左思「吳都賦」「都輦殷而四輿來暨」注「輿，蕭，於六反。」
 - (10) 卷九59b (5·15a) 左思「吳都賦」「雜沓從萃」注「漉，蕭，先項反。」
 - (11) 卷九67a (5·16b) 左思「吳都賦」「將校獵乎於區」注「校，蕭，胡孝反。」
 - (12) 卷九67b (5·17a) 左思「吳都賦」「烏游狼臙」注「烏，蕭，烏古反。」
 - (13) 卷五十九12b (30·5a)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注「瞬目瞬曾穹」注「瞬，所買反，蕭，所□反。」
 - (14) 卷六十三32a (32·10c)「離騷」「路曼曼其脩遠兮」注「曼，音萬。蕭，武半反。」
 - (15) 卷六十六1b (33·12a)「招魂」「身服義而未沫」注「沫，亡背反。蕭音，亡蓋反。」
 - (16) 卷六十六35a (33·21a)「招隱士」「枝相繚」注「繚，居虬反。蕭音，料。」
 - (17) 卷六十六38a (33·21b)「招隱士」「蘋草霍靡」注「蘋，音頻。案，此即「字林」所謂青蘋草者也。蕭·蕭等諸音咸以為蘋音煩，非。」
 - (18) 卷六十八21b (34·18a) 曹植「七啟」「抗招搖之華旂」注「招，之遙反。蕭音，韶。」
 - (19) 卷七十九51b (40·16b) 繁欽「與魏文帝牋」「審姐名唱」注「姐，蕭，子也反。曹，子預反。」
 - (20) 卷九十三5b (47·2a)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清水

淬其鋒」注「淬，曹，七對反。蕭，子妹反。」

〔21〕卷九十三^{10a}（47・3a）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襲狐貉之煖者」注「煖，奴管反。蕭，香遠反。」

〔22〕卷一百二下^{23a}（51・19b）王褒『四子講德論』「鄙人黥淺」注「黔，王音，暗。蕭音，奄。或爲□同。」

〔23〕卷一百十三上^{23b}（57・6a）潘岳『馬汧督誄』「既縱礪而又升焉」注「礪，王，力對反。蕭，力罪反。」

上引二十三則音注之中，第（1）（4）（19）（20）四則同時引用了蕭該音與曹憲音。由此可以看出，蕭音與曹音並不一致。如果按照現在學界的觀點來看，蕭該與曹憲同屬南方文人，時代又基本一致，按道理兩者之間的音注當不應該出現如此懸殊。另外，上引蕭音主要集中在「吳都賦」及楚辭類作品之中，可見其音對南方系統的作品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如視蕭音爲南梁之正統音韻的話，那麼，與之不同的曹音又爲何地之口音呢？如果按現在學界所認爲的江都地方口音的話，爲何他的音韻學又能在唐初傳播如此之廣（在以長安爲學術中心的時候，當時需要到北方去做官的士人們斷無學習江都地方口音的必要）？這些問題，無疑值得我們去作進一步的深思，作更進一步的考證^{〔1〕}。

注

〔1〕屈守元『文選導讀』「導言·第三「文選」學史略述」，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四十五頁。

薛道衡。」王文似據王仁昉文寫成，或是『刊繆補缺切韻』在明代尚有傳世。

〔6〕參見『隋書』卷七十六，第一七三〇頁。

〔7〕參見『全宋筆記』第一編第五冊，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第五三頁。另外，清人藏庸輯蕭該『漢書音義』佚文收於『拜經堂叢書』之三，叢書集成續編本，台灣藝文印書館一九七〇年版。

〔8〕參見『一切經音義』卷四，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五十四冊。

〔9〕不過後人亦偶有高度評價蕭該者，如南宋唐士恥撰『梁文選序』便認爲「音則蕭該，僧道淹，公孫羅，許淹，曹憲。注則李善，公孫羅，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參見『靈巖集』卷三，全文如下：「文選者，梁昭明太子統所集也。維統心明才通，好古不倦。凡百纖冊，既輯既繹。載念辭華之作，由屈騷而下，浩若煙海，雜然並陳，選擇之功弗加，則黑白甘苦，混爾一區。孰取孰舍，雖皓首窮年，曷克殫究，後學來者，何所矜式。是用極耳目之廣，盡權衡之公，拔其尤殊，成一編之書，凡三十卷，詔諸不朽，不可無述也。二氣絢緼，太和保合，靈而人秀，而文經綸乎事業，發揮乎天人。崇庫間陳，醇駁互見，未易一概言也。續學種文之士，儻將淹今古而觀之，則必有去取焉，有褒貶焉。有明而無厚也，有決而非同也。海納川涵，蓋所未暇，而採摘孔翠，拔擢犀象，吾亦於其善者而已。由屈平以來，更秦越漢，分裂之邦，離合之統，上下數百載，代不乏人。發于情性，見之事緒，揭爲世用，形諸筆舌者，不知其幾也。若大若小，或淺或深，博若摯虞，不過爲之流別而已，他未暇也。統也，帝子之英。精懇墳典，博

〔2〕參見『隋書』卷七十五，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版，第一七一—一七一六頁。

〔3〕參見『隋書』卷七十五，第一七一—一七一六頁。又，本稿引用時對原文標點稍有變動。

〔4〕參見『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八，鳳凰出版社二〇〇六版，第六九〇一頁。又，包愷本傳見『隋書』卷七十五，文如下：

「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倫，明五經，愷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第一七一六頁。

〔5〕饒宗頤編集·解說『敦煌書法叢刊』第二輯，二玄社，一九八四年版。有關此文的研究，可參考陳寅恪『從史實論切韻』，『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所收，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此外，明王世貞撰『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十八「宛委餘編十三」亦談到「沈約始爲四聲，韻以平上去入，分清濁高下，自謂靈均以來，未始有覩。而梁高祖雅不好之，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對曰：『天子聖哲，是也。』帝竟不能遵用。陸厥與約駁論甚苦。後至隋，儀同劉臻等過陸法言，論及聲韻，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共爲一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卽須輕重有異。因取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等衆伍之當時。遂有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註，而同撰者爲劉臻、顏之推、郎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

望名苑。聚書幾三萬卷，一時俊乂之流，網羅無遺。朝慮夕講，孜孜不忘，聚古作而耕獵焉。討論之力，既加薈萃之功益著。月異而歲不同，以成章告。曰賦，曰詩，曰騷，曰七，吟詠情性之作四焉。曰詔冊，曰令，曰教，曰文，上之訓下四焉。曰表，曰上書，曰啓，曰彈事，曰牋，曰奏記，下之事上六焉。曰書，曰移，曰檄，曰對問，曰設論，敵以下一往一來者四焉。曰辭以陳意，曰序以述事。曰頌，曰贊，曰符命，以稱美。曰史論，曰史述，曰贊，以評議古昔。曰論，以析理精微，曰連珠，以駢儷對偶。曰箴，曰銘，以自儆。曰誄，曰哀，曰碑文，曰墓志，曰行狀，曰弔文，曰祭文，以厚終。始於班孟堅兩都賦，終於王僧達祭顏光祿文。凡三十有七種，而賦詩之體不與焉。由梁而上，異篇名什，往往而在，統之志勤矣。艷高屈宋，香濃班馬，而今而後，吾知所從事矣，音則蕭該，僧道淹，公孫羅，許淹，曹憲。注則李善，公孫羅，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其訓義日以宣明。孟利正，卜長福之續文選，卜隱之擬文選，瞠若乎其學步矣，徐堅文府選云，乎哉，韓愈以文鳴而高許，杜甫實詩人之雄也。其訓子乃曰，熟精文選理。則統也，其可問諸選也，其可忽諸。」『叢書集成三編』收『續金華叢書』本，台灣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一年版。

〔10〕富永一登『文選李善注的研究』第一章「李善注前史」第一節「蕭該の『文選音』」，研文出版一九九九年版，第十一—十四頁。另外還可參考狩野充德『文選音決の研究』中的相關研究，溪水社二〇〇〇年版。

〔11〕有關曹憲事蹟及其文選學術思想之考證，可參照拙論「曹憲籍貫行歷新證及其『文選』佚注彙考——『集注文選』成書前

史研究」，『文選』與中國文學傳統——第九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所收，中華書局二〇一四年版，第三七四—三八五頁。有關李善之新事蹟及其文選注之成立的考證，可參照拙論「李善傳記新考」，『富永一登先生退休記念論集 中國古典テキストとの對話』所收，研文出版二〇一五年版，第六五—八八頁。

*本研究屬於JSPS科研項目16K02588二〇一六年度之階段性研究成果。